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最完备的知识体系
 最经典的阅读文本
 最丰富的文学盛宴
 最浪漫的心灵之旅
 最精美的图片汇总

汤姆叔叔的小屋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T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美】斯托夫人 著 张如意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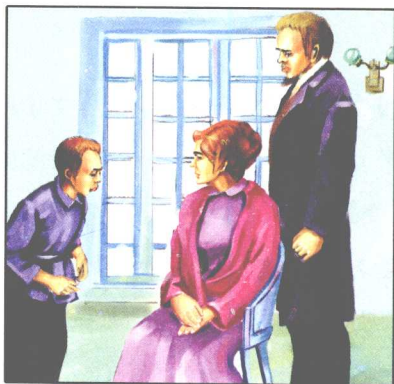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经典收藏】.....



【美】斯托夫人著 张如意译



TANGMUSHUSHU | 汤姆叔叔
DEXIAOWU | 的小屋



NLIC2970862073

美绘版
MEIHUIB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 / (美) 斯托夫人 (Stowe, H.B.) 著;
张如意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5213-2


I. ①汤… II. ①斯…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近代 - 缩写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181 号

汤姆叔叔的小屋

TANGMUSHUSHU
DEXIAOWU



作者 [美] 斯托夫人 著 张如意 译
丛书策划 钟 雷
丛书主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吕延林 王春婷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毛江良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淄博方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213-2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从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到大师辈出、人文昌盛的文艺复兴，从闪耀着智性之光的启蒙书籍，到弥漫着天真之趣的童话寓言，几千年来，中外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佳作更是斗量车载，形形色色。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品读到纯正的文化典籍，畅游于古今之间，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经典名著丛书。

本套“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撷取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涉及中外名家经典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作品，让你充分领略大师的文学风采；甄选中华国学读物《孙子兵法》、《古文观止》、《诗经》等，让你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品鉴外国文学名著《小王子》、《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让你和高尚的人谈话，树立坚定的信念；阅读传记、散文《名人故事》、《朱自清散文集》等，让你窥见历史的缩影、沐浴睿智的人文光芒……

本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体裁为纲，选取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经典名著，更有大量与作品内容相得益彰的精美绘图，达成文本阅读与艺术欣赏的相互促进，从而使青少年能够保持一种活泼的读书状态，让他们真正能够走进文学殿堂，获得文学的滋养，领略文学之美。如果这一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精神盛宴能够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希冀。



TANGMUSHUSHU | 汤姆叔叔 DEXIAOWU | 的小屋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0
第五章	23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3
第八章	38
第九章	43
第十章	49
第十一章	52
第十二章	61
第十三章	69
第十四章	76
第十五章	83
第十六章	89

第十七章	97
第十八章	101
第十九章	107
第二十章	116
第二十一章	126
第二十二章	136
第二十三章	145
第二十四章	151
第二十五章	156



第二十六章	162
第二十七章	169
第二十八章	175
第二十九章	180





第一章

二月里一个非常寒冷的黄昏，两位绅士坐在肯塔基州 P 城一个摆设考究的客厅里喝酒。身边没有用人，他们把椅子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正在非常认真地谈什么。

“这事我想就这样办。”谢尔贝先生说。

“不能这样做生意，我实在办不到，谢尔贝先生。”旁边这位边说边举起酒杯照着灯光打量。

“唉，黑利，汤姆确实与众不同呀！他稳重、老实、能干，把我的整个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到哪里都值这个价格。”

“你的意思是，就黑奴来说，他算是诚实的了？”黑利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

“不，我说老实话，汤姆确实是个稳重踏实、精明虔诚的好小伙儿。四年前，在一次野营传教会上他信了教，我确信他信了教。从那个时刻起，我就把这儿的一切：钱、房子和马匹等，都托付给他，准许他自由往来。我发现他处处为人厚道。”

“谢尔贝，有些人不相信有诚实的黑奴。”黑利摇着手坦率地说，“不过我相信，我认为，如果货真价实，没有掺假，黑奴信教也不错。”

“嘿，汤姆信教可是货真价实，没人比得了。”另外这位应道，“对了，去年秋天，我派他一个人到辛辛那提帮我办点儿事，顺便给我带五百块钱回来。‘汤姆，’我对他说，‘我相信你，因为我认为你是个基督徒——我相信你不会骗人。’汤姆果然回来了。说实话，我可真不愿把汤姆卖掉。你得让他抵消全部债务才成；黑利，你要是良心，绝对会这样做的。”

“良心嘛，生意人有多少，我就有多少——你知道，就那么一点儿，可以说刚刚拿来赌咒用。”黑奴贩子开玩笑地说，“不过为了朋友，只要要求不过分，我还





是乐意帮忙的。”

“那么，黑利，你说这生意怎么做呢？”两人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谢尔贝开口问道。

“这个，除了汤姆之外，能不能搭上个小子或小妞？”

“唉！——实在没有多余的人了。说真心话，如果不是没办法，我根本就不想卖。这些黑奴，说老实话，我是一个也舍不得卖的。”

这时门开了，一个四五岁的混血小男孩走进屋子。这孩子长得很漂亮，穿着做工精细、非常合身的鲜艳的红黄格子花呢罩衣，使他显得愈加秀美。他那滑稽、自信而微带羞涩的神色，表明他一直得到主人的垂青和宠爱。

“吉姆·克劳，来，让这位先生看看你唱歌跳舞的本事。”孩子唱起了黑人中流行的一首奔放而滑稽的歌曲，声音洪亮清脆，边唱边手舞足蹈，全身摆动，动作滑稽，与乐曲的节奏配合得非常好。

“不错！不错！小家伙真不赖！”黑利说，“这小家伙真够可以的，买了他肯定没错！这么说吧，”他忽然拍了一下谢尔贝的肩膀说，“搭上他，我就把这笔账勾销了——一笔勾销。喂，你看，这不是最公平的办法吗？”

正在这时，门轻轻地打开了，有个二十四五岁的混血少妇走了进来。

只要看一眼孩子，再看一眼这少妇，就能够看出她就是孩子的母亲。这没能逃过这黑奴贩子敏锐的目光。他在这方面训练有素，漂亮的女奴身上的全部特点，他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

“怎么了，伊丽莎？”她停下脚步，犹犹豫豫地瞧着主人的时候，主人问道。

“我在找哈里，主人。”孩子一蹦一跳地跑到她跟前，给她看他捡起来放在口袋里的奖赏。

“好了，带他走吧。”谢尔贝先生说。她抱起孩子，急忙走了。

“老天，”黑奴贩子转过身来赞叹道，“这才是真正的货色！把这娘儿们运到新奥尔良去卖，你肯定能发一笔大财，真的。我以前多次见过有人花一千多块钱买黑娘儿们，她们比起这个差远了。”

“黑利先生，这姑娘不卖，”谢尔贝说，“即使拿出跟她一样重的黄金来，我太太也不愿把她卖掉。”

“好吧，不过你必须把这孩子给我，”黑奴贩子说，“你知道，对于这孩子，我





可是出了大价钱了。”

“你要这个孩子到底干什么呢？”谢尔贝说。

“噢，我有个朋友想买个俊小子，养大后去卖。全得是上等货——卖给愿意出高价买俊小子的阔佬，给他们当听差。有个真正漂亮的小伙子听差跑腿，能够为那些豪门大户添点儿光彩。这种货色能够赚很多钱呢。这小家伙如此滑稽，如此能歌善舞，正是这类货色。”

“我不想把他卖掉，”谢尔贝先生若有所思地说，“说实在的，先生，我是个人道主义者，不忍心把孩子从母亲身边抢走，先生。”

“啊，是吗？噢，不错。我知道，是该讲点儿主义什么的。自吹自擂叫人听了不舒服，不过我这样说，是由于事实就是这样。我相信，所有人都认为我贩出去的一批批黑奴，全都是最好的，并且损失比干这一行的谁都要小。这全都归功于我的经营办法，先生。人道主义，可以说是我的经营办法的精髓。”

“我的这些观点不受欢迎，不常见，可我坚持，先生，一直坚持到今天，而且靠它赚的钱很可观呢！”

关于人道主义的这番演说，又痛快，又奇特，谢尔贝先生听了也不由得跟着笑了起来。听了谢尔贝先生的笑声，黑奴贩子说得更起劲儿了。

“真奇怪我怎么也没法让别人也接受这个观点。例如，纳奇兹有个叫汤姆·洛克的，是我以前的合伙人，他是个聪明人，汤姆这家伙对黑奴简直是活阎王——他这是按原则办事。论为人，他是再好不过了，可对黑奴凶狠是他的原则，先生。我常劝他：‘喂，汤姆，只要有一点儿人道主义，比你的打骂好处要大得多呢，并且更合算，保准没错。’可是汤姆怎么也不理解这个窍门。他毁了许多娘儿们，虽然他心眼儿不错，办事也公道，但我也只好跟他散伙了。”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的经营方式比汤姆的方式更有效呢？”谢尔贝先生说。

“是的，先生，可以这样说。你瞧，凡是卖孩子这种不高兴的事情，只要条件允许，我总是，把娘儿们支开——眼不见，心不烦嘛，这你是知道的——等到事已办成，无可奈何的时候，她们自然会习惯与亲人分开的日子。你知道，她们不是白人。白人从小就受到教养，认为守着亲人是顺理成章的事。你知道对于黑奴，如果是调教得法，不让她有这种指望，这样事情就好办些。”

“这样说来，恐怕我的黑奴调教得不好了。”谢尔贝先生说。





“我认为是这样。你们肯塔基人把黑奴宠坏了。你们心是好的，可是说到底，这并不是好心。你知道，黑奴会被人卖来卖去，今天卖给这个，明天卖给那个，后天卖给哪个，谁又知道，如果让他们有了思想，有了希望，把他们娇惯坏了，那种给卖来卖去的苦日子就越来越令他们难受，这不是什么好心。你知道，谢尔贝先生，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一套挺好，人之常情嘛。我想，以是否真有好处来衡量，我对黑奴已经是很好的了。”

“这可真是知足常乐啊。”谢尔贝先生略耸了一下肩说道，厌烦的心情已形诸于色了。

两人静静地盘算了老半天之后，黑利说：“那么你看怎么办？”

“唔，你今晚六七点钟再来一趟吧，我将给你回音。”谢尔贝先生说，黑奴贩子起身告辞了。

“真恨不得把这家伙一脚踢下台阶去，”门关上之后，谢尔贝自言自语地说，“真狂妄自大。这事看来免不了了。还得带上伊丽莎的孩子！我知道，为这事得跟老婆费点儿口舌，连卖汤姆也得费点儿口舌。”

奴隶本是人，心脏也在跳动着，也有活生生的情感，但只要法律认为他们不过是主人的财物，无论主人心肠多么好，他一旦不小心破产了，倒霉了，甚至死了，他们就on能失去好心的主人的保护与宽容，沦落到痛苦万分、累死累活的绝望境地。

谢尔贝先生是个普通人，和蔼可亲，对附近的人随和厚道，在他的庄园里，黑人过得身心舒适，一样东西也不缺。可是，他进行的大量投机生意做得很不好，最终严重亏本，他的许多借据，数目很大，落到了黑利手中，这就是上述的谈话的由来。

事有凑巧，伊丽莎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了谈话的部分内容。她敢肯定，一名黑奴贩子正在向主人提出要买什么人。

出来的时候，她本想站在门口再听一会儿，可是主母在叫她，就只好急急忙忙走了。

但她还是好像听见了那黑奴贩子提出要买她的儿子，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她的心一紧，禁不住乱跳起来；她不由自主地把孩子搂得紧紧的，弄得小家伙奇怪地仰起头来看她。





“伊丽莎姑娘，你今天怎么啦？”女主人说，因为她叫伊丽莎从衣橱里拿件绸衣，伊丽莎却碰翻了装洗脸水的水壶，碰倒了做针线活儿用的小桌子，最后心不在焉地递给她一件长睡袍。

伊丽莎一惊。“啊，太太！”她抬起头来说，然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坐到一张椅子上抽泣着。

“怎么啦，伊丽莎，孩子！你怎么啦？”女主人问道。

“啊，太太，太太！”伊丽莎说，“刚才好像有个黑奴贩子在客厅里和老爷交谈！我听到他说的话了。”

“哎呀，傻孩子，那又怎么样？”

“啊，太太，你觉得老爷有可能把我的哈里卖掉吗？”可怜的姑娘头一仰靠在椅子上抽泣，哭得全身发抖。

“把他卖掉！怎么会呢？你这傻姑娘！你知道，老爷一直都不跟那些南方来的黑奴贩子交往，只要用人本分老实，谁都不会卖掉。行了，再把我后面的头发照你前几天学的样子编起来。可别再到门口去偷听了。”

“好，不过，太太，你一定不会同意……不会同意……”

“没错，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我肯定不同意。我宁可把自己的孩子卖掉。”

伊丽莎听了女主人自信的口气，终于放心了，就麻利灵巧地帮女主人梳妆，还一边梳一边笑自己瞎操心。

谢尔贝太太，不论在智力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都很出色。人们通常以为，肯塔基州的女人都有个特点，天生心胸博大，而她更有崇高的道德观念与宗教原则，并且不遗余力地、干练地身体力行。她的丈夫虽然不说自己有什么宗教信仰，可是很尊重她坚定的信仰，也许还对她怀着一丝敬畏。

跟那个黑奴贩子谈完以后，谢尔贝先生心头最沉重的负担就是，自己的安排，迟早都得让太太知道，一定会遭到太太的反对和苦苦求情。

对丈夫的难堪的处境，谢尔贝太太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平日心地善良，听了伊丽莎的顾虑和疑心，表示难以置信，这倒是事实。其实，她想都没想就把这事搁到了一边；因为忙着准备晚上接待客人来访，这事连想的时间也没了。

伊丽莎是女主人从小带大的，备受宠爱。





对于女奴来说,天生丽质往往是一种诱惑,招致许多灾祸;但在女主人的爱护之下,伊丽莎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嫁给了一个黑白血统各半的混血小伙子,这小子聪明能干,很有才气,是不远的一个庄园上的奴隶,名叫乔治·哈里斯。

这小子被主人出租给一家麻袋厂干活儿。他心灵手巧,厂里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出色的。他发明了一架清麻机,从发明者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来看,这项发明所表现出来发明者的机械方面的天赋真是罕见。

他模样英俊,姿态潇洒,在厂里极有人缘。可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来,这小子不是人,而是一件物品,他的这些超群的品质,全都受到一个平庸、狭隘、残暴的主人的控制。这家伙听说乔治的发明出了名,就骑马来到工厂。

他由乔治陪着参观了工厂以及厂里的机械设备。乔治眉飞色舞,侃侃而谈,他身材高大结实,长相英俊轩昂,使主人不安起来,自愧不如。于是主人突然要求把乔治的工资拿给他,而且宣布自己准备把乔治带回家去,厂主和其他有关的人听后不由大吃一惊。

“可是,哈里斯先生,”厂主提出异议说,“这太突然了吧?”

“突然又怎么样?他是我的人!”

“先生,我们愿意增加租金。”

“几个租金我根本不在乎,先生。除非我愿意,我根本没有必要出租自己的奴隶。”

乔治突然听见了主人对他的判决,意识到这种权威是无法抗拒的,便像钉住了一样,站着一动不动。他双臂交叉,双唇紧闭,但是怒火填膺,像火山爆发一样,一股股火流流遍全身的血管。他呼吸急促,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两块烧红的火炭,闪烁着火光。他真想发作,惹一场大祸,幸亏好心的厂主碰了碰他的手臂,悄声对他说:“算了吧,乔治,先跟他走。我们还会设法帮助你的。”

那恶霸看见了他们在说悄悄话,虽然听不清说了些什么,但猜出了那意思,所以暗暗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行使对跟自己作对的奴隶的权利。

乔治被带回去后,被迫干农场上最下贱的苦活儿。残暴的主人还挖空心思刺激他,侮辱他,日子就更难过下去了。

一位很讲人道的陪审员说过,绞刑是最残忍的刑罚。这话不对,还有一种更加残忍的刑罚!





第二章

谢尔贝太太出去串门了，伊丽莎站在门廊上，懒洋洋地目送逐渐远去的马车，突然有一只手放在她的肩头上。她转过头来，马上笑容满面，眼睛里流露出快乐的光芒。

“乔治，是你？你吓了我一跳！你来得正好，我真高兴！——你怎么绷着脸？——瞧瞧哈里——他长得多快。”孩子羞涩地站着，眼睛从鬃发下面看着自己的爸爸，手紧紧攥着妈妈的裙边。“他长得不漂亮吗？”伊丽莎撩起孩子的鬃发，吻了吻他问。

“长得真像你，伊丽莎！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也是我希望见到的最完美的女子。可是，唉，我恨不得自己从来没有遇见你，你也从来没有遇见我！”

“啊，乔治，怎么说这种话！”

“我没说错，伊丽莎，活着就是受罪，受罪，受罪！我的生活像黄连一样苦，我的生命快被烧干了。我是个可怜、悲惨、没希望的苦力，只会连累你，不会有别的结局。我想有所成就，学点知识，做个像样的人，这又有什么用？活着有什么用？我恨不得死了算了！”

“啊，亲爱的乔治，你这话太晦气了！我知道你丢了厂里的工作，心情不好，又有个狠毒的主人，可是求你忍一忍，也许……”

“忍一忍！”他截住她的话头说，“我忍得还不够吗？在厂里，每个人都对我好，他却莫名其妙地把我带走，我吭过一声吗？我挣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都给了他，并且大家都说我干得很好。”

“这确实气人，”伊丽莎说，“不过，你知道，他到底还是你的主人。”

“主人！谁让他当我的主人！他对我有什么权利？这一点我真想不通。他是人，我也是人。我比他还强。做生意我比他强；管理我也比他强；识字我比他识得





多；写字我也写得比他好——全是我自学的，从没要他帮个忙——并且是在他的阻挠下学会的。现在他凭什么来叫我做牛做马？我干活儿干得好好儿的，而且比他干得好，他有什么权力把我带走，强迫我干随便哪匹马都能干的活？他要达到目的，他说他要杀杀我的威风，叫我俯首帖耳，因此故意叫我干最苦、最贱、最脏的活！”

“啊，乔治！乔治！你这样说叫我害怕！你说这种话，我从来没听到过，我怕你会捅大娄子的。你的心情我都理解，可是，啊，要小心，千万要小心——为了我，为了哈里！”

“我一向小心谨慎，逆来顺受，但是日子越来越难熬了，我的身体再也受不了了。他从来都不放过侮辱我、折磨我的机会。我原以为能够把活儿干好，不声不响地过日子，干完活儿挤出点儿时间读书学习，但是我干得越多，他就越是让我干更多的活儿。他说，尽管我一声不吭，可看得出我不老实，他要把我心里的鬼逼出来；总有一天，这鬼一冒出来，他就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啊，亲爱的，咱们怎么办？”伊丽莎伤心地说。

“就在昨天，”乔治说，“我正把石头往马车上装，汤姆少爷站在那儿，朝着马甩鞭子，结果马受了惊。我好言好语请他别甩了，他仍旧甩下去。我又求他，他却冲我走来，用鞭子往我身上抽。我抓住他的手，他又叫又踢，跑到他爸爸面前，说我打了他。他爸爸怒气冲冲走过来，说要教训教训我，让我明白谁是主人：他把我绑到一棵树上，砍下几根枝条，让他儿子抽我，直到抽累了为止。”

“唉。”伊丽莎难过地说，“我从来都认为自己必须服从主人和主母，不然就不是个基督徒。”

“照你的情况来说，这还有点儿道理：他们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大，给你吃的，给你穿的，爱护你，教导你，使你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对你有权利，理由就在这儿。但是我受到的只是拳打脚踢和辱骂，不来管我，就算是万幸了。我欠他什么？要是他养活了我，我早已偿还过百倍了。我不会再忍受下去的。好了，伊丽莎，我的姑娘，要坚持住，再见，我要走了。”

“要走了，乔治！到哪儿去？”

“到加拿大去，”他挺直身子说，“我到了那儿之后，就把你买走，咱们只有这么点儿希望了。你的主人是个好心肠的人，肯定愿意把你卖给我的。我要买下你







和孩子,上帝保佑,我一定这样做!”

“啊,太可怕了!万一你被抓住了怎么办?”

“我不会被抓住,我宁愿死!要么自由,要么死!”

“啊,乔治,为了我,一定要小心哪!别干坏事,别自寻短见,也别伤害别人!你吃的苦头太多了,太多了!”

“好了,再见。”乔治抓着伊丽莎的手,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的眼睛说。他们默默地站着,最后是临别的叮嘱、抽泣声和悲惨的哭泣声,一幅劳燕分飞、后会无期的情景,最终夫妻分手了。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座圆木建成的小房子,旁边就是“大屋”——这位“模范”黑人是这样称呼主人的住宅的。小屋前是一个整齐的花园:由于进行了精心栽培,一到夏天,花园里长满了草莓、悬钩子和其他品种繁多的水果蔬菜,简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这是克劳大妈的欣喜与骄傲。

我们到小屋里去吧。大屋里已吃过晚饭,克劳大妈当掌勺的大师傅,饭做好之后,就让厨房里的手下人去收拾洗碗,出来回到自己舒适的领地,给老头子做晚餐,所以,你看见坐在火边的无疑是她。她正在兴致勃勃地守着烤锅里什么吱吱作响的东西。她头上戴着浆得挺括的头巾,整个圆脸带着微笑,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如果说实话,其中还有那么一点沾沾自喜的成分。这也难怪,因为克劳大妈是附近一带大家公认的头把掌厨好手嘛。

她的确有厨师的天赋。在骨子里,在灵魂深处,她都是做厨师的料。

小屋的一角有一张床,上面整齐地铺着雪白的床罩;床边是一块非常大的地毯,克劳大妈就站在这地毯上。另外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简陋得多的床,明显是真正用来睡觉的。壁炉上方的墙壁上贴着几张色彩鲜艳的《圣经》插图,一幅华盛顿将军的画像,画像的笔触和色彩非常差,如果那位英雄凑巧看见了这样的画,一定会大吃一惊。

角落里的一条粗糙的长凳上,坐着两个头发卷曲的男孩,乌黑的眼睛亮晶晶的,圆脸蛋放着光,正忙着指导一个小宝宝学习走路的初步动作。

一张桌子,“四肢”已微患风湿病,给拖到火前,铺上了桌布,上面摆着图案精美的杯盘,还有其他一些迹象表明就要开饭了。这桌前坐着汤姆叔叔——谢尔贝先生的仆人头儿。他是本书的主人公,必须为读者详细描绘一番。他身材魁



梧，背宽胸厚，臂力过人，皮肤漆黑透亮，五官是典型的非洲人的样子，脸上一副严肃、庄重、精明的表情，还显露出忠厚与善良。他全部神态有一种自尊、庄严的气质，但又不乏坦率、谦恭与淳朴。

现在他的心思全放在摆在面前的一块石板上，在那上面认真地、一笔一画地描着几个字母。指导他的是乔治少爷，他是一个机智、聪明的十三岁男孩，看上去完全意识到了自己为人师表的尊严。

“那样写不对，汤姆叔叔，不是那样写的，”他见汤姆费力地把 g 这个字母的尾巴拐错了一边，急忙说，“你瞧，那样就写成了 q。”

“上帝呀，是吗？”汤姆叔叔说。小先生龙飞凤舞地写了若干个 q 和 g 给他作示范，他在旁边瞧着，神情恭敬而钦佩，之后他用粗大笨拙的手指抓起铅笔，又耐心地描画起来。

克劳大妈麻利地揭开烤锅盖子，现出一张烤得十分均匀的一磅重的饼，城里的糕点师能烤出这样的饼来，也就不必惭愧了。这张饼显然就是待客的主食，克劳大妈现在开始认真地忙着摆饭菜了。

“听着，摩斯·彼得！别挡路，兔崽子！走开，波丽，宝贝——妈妈等一下就给你吃东西。乔治少爷，把书拿开，和我家老头子坐下来，我就把香肠端上来，马上就会把第一锅烙饼放到你的盘子上。”

“他们叫我回大屋去吃晚饭，”乔治说，“可哪儿的饭好我太了解了，克劳大妈。”

“你当然了解——当然了解，宝贝，”克劳大妈边说边把热气腾腾的奶油饼往他盘子上堆，“你知道大妈会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你的。啊，你真内行！去你的吧！”大妈说完，用手指戳了乔治一下，证明这是大大的玩笑，说完又飞快地转过身去照看烤锅去了。

“现在开始切饼啦！”烤锅边的事差不多忙完了的时候，乔治少爷说，说完就举起一把大刀要切那饼子。

“天哪，乔治少爷！”克劳大妈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一本正经地说道，“用这样一把大刀，那不是切饼，而是压饼啰，会把蓬松的饼子压得瘪瘪的。看，这儿有一把薄薄的旧刀，我特意把它磨得飞快。喏，你瞧，这样轻轻一划，就划开了！吃吧——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

